

2003年10月25日,我在北京采访了吴岱将军的夫人何云,听她讲述吴岱将军的事迹。

1944年4月,山东军区政工会于山东碑廓一小学教室召开,吴岱将军代表滨海军分区汇报连队政治工作经验。山东军区政委罗荣桓、副政委黎玉、政治部主任萧华等坐第一排听讲。吴岱汇报一整天,精彩纷呈,被掌声频频打断。黎玉说:“吴岱是我们军区模范团政委。”萧华说:“吴岱政治工作堪称模范。”罗荣桓说:“模范,模范,模就是样子,是标准。”是年,吴岱将军荣膺八路军一一五师、山东军区授予的“模范团政委”光荣称号。同年,山东军区《民兵报》发表短评《向吴岱政委学习》。

抗日战争时期,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编印出版《模范政治委员吴岱》一书,三十二开本,白皮封面,宋体字标题,下一行小字标“学员必读”,未署出版日期。据云,我军团级干部先进事迹结集出书者,吴岱将军当为首例。

吴岱将军矮个,大头,广额,眼窝略陷,目光锐利,人称“小列子”。

红军时期,吴岱将军任补充团

很多年前就有人教我,一个人从上到下的穿着,不能超过三种颜色。后来才知,这叫和谐。有人能把镶拼色的衣裳穿得风姿绰约,衣服上接近或相左的色彩,和穿衣人相得益彰,有一种和谐的美。能驾驭这种风格的人,定是容貌出众气质不凡。我自己,从来只喜欢纯色的款式。

这一喜好,或许源于少年时代,八个样板戏对我潜移默化

的审美熏陶——好人好得纯粹,坏人坏得彻底,一个角色只有一种光谱。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文化氛围稍稍松动,还在上中学的我,读到了母亲为我借回家的《红楼梦》。彼时,我深深地同情纯情的黛玉,喜欢干净的探春、鸳鸯和晴雯,痛恨圆融的宝钗,鄙夷俗气的袭人。

对于纯粹,国人的喜好颇坚定。金首饰,要买9999成色的;钻石婚戒,要买不含杂质的;觅伴侣,最好是“没有恋爱经历的”(这条如今已成老皇历)。及至长大成人踏上社会,跌过跟头,见识过牛头马面,才知,有的人的地方,最多的是普通人,有好也有坏。好的会有缺点有私心,坏的有时也会做点好事。纯粹的好人或坏人,极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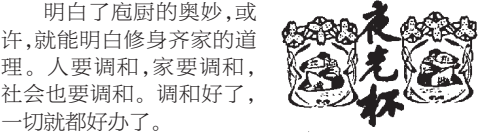
回想起来,我读中学时和同桌要好。而她,似乎被其他女同学孤立,连带我一起被讨厌。那些女同学当中,有个叫“金芬”的,皮肤很白,辫子又黑又粗又长。平

时,我们和金芬不说话,恍如仇人。有一次全班坐卡车外出,不记得是为了何事去向地,只记得卡车的车厢很高。个子小小力气小小的我,攀上去的一刹那,整个人掉了下来。危急时刻,一只白皙的手牢牢地抓住了我。余光一瞥,是金芬。倘若没有她这一托举,我肯定会摔到地上。后果如何,不堪设想。将近半个世纪过去,我欠她一声“谢谢”。

如今再看《红楼梦》,薛宝钗有虚伪矫饰、心机深沉的一面,也有热心助人、大度周到的一面,史湘云、邢岫烟、林黛玉,都受过她的恩惠。心狠手辣的凤姐,亦有能干、风趣的长处。人们批评一个人不近人情,会说他“没人味”。设若一个人完美到了圣贤的境界,此人一定可憎。比如王莽。位极人臣之时,家中没有仆人,妻女包揽家务。后来有了仆人,二儿子失手打死了一个,王莽逼他自杀,以维护自己圣贤的人设。当了皇帝,为实现他的治国理想,搞得举国上下鸡飞狗跳,神憎鬼厌,终致天下大乱,身死国灭。

都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四个9的金饰,打造之时,必须加一点其他金属,以提升硬度和耐腐蚀性,比如铜、锌、铁、镍。有不足的人,才是正常人。关键是,此人的长处值得身边的人学习效仿,短处能被容忍。会做菜的人都知道,只用一种食材的菜着不多,最好吃的,常是两三种荤素食材搭配,至少也要加点葱姜蒜之类的佐料,方能调和风味,相得益彰。如霉干菜烧肉、腌笃鲜、茭白炒鳝丝、丝瓜炒毛豆、小排萝卜汤……单一品种的菜,在我的烹饪经验里,好像只有炒青菜和炒虾仁。

明白了庖厨的奥妙,或许,就能明白修身齐家的道理。人要调和,家要调和,社会也要调和。调和好了,一切就都好办了。



吴岱将军:政治工作成典范

——开国将军抗战录

吴东峰

二连指导员。上任时,全连官兵于一打谷场集合成连横队、排队纵队,将军于队列前大声喊:“我叫吴岱。听见听不见?”前排战士喊:“看见看不见!”后排战士喊:“听见看不见!”将军只得站于小竹凳上作“就职演讲”。是时,将军十六岁,而该连官兵平均年龄二十,最大者三十多岁。

吴岱将军好记性,过耳报告,不用笔记,回来传达,一二三四、甲乙丙丁,几与原报告相同。凡见面之人,经历之事,均能记之,人名、地名数十十年不忘。他儿时能唱数十首民歌,至老年仍一未忘。如《穷人革命歌》《救穷歌》《哥哥去山东》等等。

吴岱将军任营教导员时,进行营点名不用花名册。是时,全营六百余人,将军全凭记忆,张三李四王五,逐一点来,无一遗漏,亦无一差错。部分官兵家庭住址,父母情况,兄弟几人亦可娓娓道来。官兵们称其为“材料箱子”“活字典”。

高铁站外的空气仿佛凝固了。我拖着行李箱疾走几步,一头扎进网约车。冷气嘶嘶地吐着,却敌不过窗外的热浪,只在车厢里留下几缕稀薄的凉意。司机回头朝我点了点头,算是打招呼。他约莫四十出头,皮肤黝黑得像是被烈日反复炙烤过,额头上横着几道沟壑般的皱纹。后视镜上挂着一串褪色的平安结,随着车身的颠簸轻轻摇晃。

“这天气,真是要命。”我擦了擦额角的汗。他咧咧嘴笑了,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热了好啊,热了生意才好。”方向盘在他粗糙的掌心转了个圈,指关节凸起得像老树的瘤。车驶入拥堵的街道。

清新野花香调,辅以绿叶的青翠、丁香花蕾的甜蜜与细腻的朝露气息。漫步上海街头,风里带来一丝熟悉又陌生的香气,是阿婆竹篮里的珠珠花白兰花在静静绽放。珠珠花小巧玲珑,似白玉雕琢,纯净无暇;白兰花则优雅大方,花瓣舒展,透着温婉的气质。它们被细细的铁丝串起,或做成手链,或编成花环,静静地躺在竹篮里。阿婆穿着朴素,坐在街角的老梧桐树下,竹篮摆在膝头。她们不高声叫卖,只是静静地等待。她们知道,沁人的花香,自会有有缘人引来。珠珠花白兰花的香,不同于祖马龙香水的精致与典雅,它更接

地气,充满生活的烟火气。它是上海街头独有的味道,承载着老上海人的记忆。小时候,我跟着外婆逛街,总会被这香气吸引,眼巴巴地望着,直到戴上一串,才心满意足。那时,白兰花的香气,和着弄堂里的吴依软语,构成了童年最美好的回忆。如今,快节奏的生活中,我们追逐着各种精致的香水,却常常忽略身边质朴的美好。当祖马龙香水与上海街头的珠珠花白兰花相遇,就像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青春的浪漫与惊喜,岁月的沉淀与温情,和谐美好。暗香浮动。风里,萦绕不散的柔软气息,它会记得一朵花的香。

萤火虫背着灯盏四处飞的时候,天就真的黑了下来。那盏世上最小的灯,比绿豆还小,莹莹的,忽明忽暗,在幕天席地中,像一只只眼睛,闪烁不停。走夜路的人,有些小小的灯盏陪着,气壮了几分,心也软了几分。唧叫一天的蝉大多歇了声,有一两只仍不知趣,还在树间聒噪,像课间疯玩的孩子,漏听了上课铃声,玩着玩着,忽然发现操场上空无一人,猛然醒悟,急匆匆往教室跑,那一两只蝉发现同伴不吱声,赶紧闭了嘴。所有的蝉都缄默不语。河岸上不再有人走动,鱼的胆子大了起来,“哗”的一声,跃出水面,又“啪”的一声摔进河里。星星像鱼儿,从云层里浮出来,先是一颗,两

颗,三颗,羞羞答答,面目模糊。很快更多的星星跃出来,一颗比一颗亮,原本深邃、静谧的天空,变成繁星、明亮的街市,牛郎、织女来了,各路神仙都来了,它们笑吟吟的样子,只有诗人和孩子看得到。其实,萤火虫跟星星一样,并不是天黑时才露脸的。白天,太阳像个越烧越热的火球,稻场上又硬又光滑的土被炙烤得越来越烫,翻晒稻谷的人手握长柄耙子,给稻谷翻个身,只翻一小半,脚就被烫得快起泡,疾奔至树荫下,擦一把如雨的汗水,端起大茶壶,咕咚咕咚,嗓子才有了凉意。那只“火球”滚动到西边山岗,地上的热气开始一丝丝地散去,稻场终于不再烫脚,看护稻场的人将稻谷归拢,拢成一个小山丘。最

任符竹庭表扬说:“夺回老爷庙,吴岱起了关键作用。”遂奖励一支缴获的日本百乐金笔。

何万祥,山东军区战斗英雄,1944年3月25日于沂蒙山北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7月,山东军区战士剧社两位编导和《民兵报》社一位记者到何万祥所在六团采访。时任团政委的吴岱欣然接受采访,何万祥事迹如数家珍,生动具体。编导和记者大为惊异,说:“吴政委真神了,一次谈话就是一篇文章。”著名战斗通讯《英雄连长何万祥和战斗突击队》和组歌《我们的连长何万祥》即是根据吴岱将军讲话整理而成的。

吴岱将军博览群书,家中藏书亦多。厅中椅座,乃书屐也;卧室箱笈,亦书柜也;茶几、窗台、床头,叠书累累;壁橱、楼角,走廊、阳台,书籍满满。大部头书亦多,如《鲁迅全集》、马恩列斯全集等。

1943年9月,吴岱将军与山东郅城挂剑区妇救会副会长何云喜结连理。结婚时,符竹庭政委送了两支金笔:一为“金星”,一为“新民”。吴岱将军夫妇和谐度日,相敬如宾,五十余年如一日。

小学三四年级那阵儿,我跟班里同学干过件有意思的事——养羊。不是自家羊圈里的羊,是班主任陆老师带着我们“搞事业”的小羊羔。

陆老师那会儿总爱琢磨新鲜招儿。有天她站在讲台前,眼睛亮闪闪地说:“咱成立个班级基金吧,买铅笔橡皮奖励好同学!”说着就掏出两块钱,说要拿这钱买只羊,搞“鸡生蛋”的营生。这话一落地,教室里跟炸开了锅似的。我们几个男生放学后就往野地里钻,抱来芦苇茅草,在厕所旁的空地搭了个歪歪扭扭的羊棚。我自告奋勇当“饲养员”,每天上学带一篮青草,班级里排了轮值表,每天有两个同学带草,周末怕断顿,得安排双岗。还特设草料检验员,确保草料鲜嫩,无农药残留。那小羊羔也乖,吃着我们送来的嫩草,住着“独家小院”,俩月就从巴掌大的毛球长成七八斤的“羊姑娘”。暑假时我怕它没人管,干脆牵回自家羊圈,没承想开学回来,它肚子竟鼓了起来,秋天一口气生了两崽。陆老师带着我们把小羊羔拉到集市上,卖了六块钱,还了她的两块本钱,净赚四块。那会儿这钱可值钱了,班长发奖品时,铅笔橡皮能论打买,我们看着都眼馋。

养羊尝到了甜头,不知谁提议在操场周围种玉米。“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嘛!”劳动委员拿粉笔在黑板上算操场周长、算株距,每人分了30粒玉米种。那阵子放学后,操场边全是挥着小锄头的身影:第一天除草,土块里全是蚯蚓;第二天整地,铁锹刮着石子咔嚓响;第三天挖坑,得算准了距离,怕挤着苗;第四天下种,我们蹲在坑边,像放宝贝似地把玉米粒摆进去。春雨多,玉米苗不用怎么管就疯长。最熬人的是等它破土那几天,下课铃一响,就有同学往操场跑,扒拉着土问:“冒头没?冒头没?”看着嫩芽从土里钻出来,心里跟猫抓似地欢喜。从齐腰高到长穗、结棒子,我们天天瞅着,直到暑假返校时掰玉米。日头毒得很,个个晒得脸红扑扑,可怀里抱着沉甸甸的玉米棒,笑得牙都露出来了——带来30粒种,换回30个棒子,土地真是不亏人。后来才知,学校的师傅们周末偷偷来浇肥、拥土,难怪玉米长那么壮实。

那时每学年得搞一次“忆苦思甜”。先是听老爷爷讲《半夜鸡叫》,说周扒皮学鸡叫逼长工干活,讲故事的有人说得眼泪汪汪,我们却听得入了迷,心里直嘀咕:“这地主真坏”。喊完“打倒地主阶级”的口号,就到了吃“忆苦饭”的环节。老师让我们带玉米稀、麸皮、土豆、白菜末,结果熬出来的粥里全是赤豆黄豆,喝着香甜。老师悄悄说:“我把麸皮藏起来了,怕扎嗓子。”我们偷偷地笑,知道这“苦饭”其实是甜的,可还是跟着喊“难吃”,配合着老师演完这场“戏”。

这是曹老师小学时干的事。他说,现在想起这些事,总觉得那会儿的日子像泡在阳光里。我说现在流行的“项目化学习”,早在上世纪70年代,你们就跟着陆老师试过了。养羊、种玉米,吃“忆苦饭”,哪一样不是动手又动脑?土地教会孩子们付出才有收获,集体劳动让孩子们知道啥叫齐心协力,就连那碗“忆苦饭”,都藏着老师想让孩子们懂“珍惜”的心思。

都说“教育不是注满一桶水,而是点燃一把火”,曹老师小学那几年,陆老师和其他老师们,可不就是用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儿,把孩子们心里对生活、对学习

的火给点着了嘛。直到现在,路过学校旧址时,曹老师还能想起厕所旁那个摇摇晃晃的羊棚,和操场边一排排哗啦啦响的玉米秆,它们像老电影似的,在他心里亮堂堂的。

展翅腾飞,但小小的屁股还在发出蓝蓝的火,孩子又捉来一只、两只、三只……密密麻麻的小灯笼在瓶子里放出光芒,孩子走进屋子,拿过来一本书,吹灭油灯,任是睁大眼睛,还是看不清书上的字,他有点委屈,去问大几岁的哥哥:“书上是骗人的吧?”“你要是真想看书,就到屋外来。”哥哥说,“一只虫卵要在地下睡了好多天,才能变成一只小虫子,然后只能活几天,别伤害它们了。”哥哥说话时,眼睛像萤火虫的小灯笼一样亮。

哥哥把瓶子反扣在地上,小虫子全都飞开了。天空和河水一样,碧蓝碧蓝。小男孩捧着书,坐在青石板上,月光洒下来,书更白,字更黑,萤火虫绕着小男孩,慢慢飞,小灯笼忽闪忽闪,像小男孩的眼睛。

陈美

那时候的小学生活

阿豹作

装后背析出盐霜。卖冰棍的老太蜷缩在广告牌阴影里,冰柜表面凝满水珠。

“这几天高温,接的单子多。”他抹了把脖子上的汗,“我真巴不得这样的热天再长点。”车载空调发出哮喘般的轰鸣,计价器数字每跳一次,他眉间的沟壑就舒展一分。

到目的地时,夕阳正毒。我扫码付款的工夫,他已经接下了新订单。后座上有本翻旧的练习册,封面上用稚嫩的笔迹写着“三年级二班”。

车开走了,尾气在热浪中扭曲。平安结还在后视镜上摇晃,渐渐消失在蒸腾的街道尽头。我站在路边,热风卷着地表的暑气扑面而来,突然烫得人眼眶发酸。

后一线阳光散去,稻场上的热气差不多被天收了回去,蜻蜓在稻谷堆边飞来飞去,有通体红得像枫叶的,有绿头长身的,还有身披条纹的,每一只都漂亮极了,调皮的孩子伸手去捏一只蜻蜓的翅膀,没想它低头咬了一口,手被针扎一样,赶紧松开,悻悻然看着蜻蜓慢慢飞走。萤火虫也在飞,只是日光还没散尽,它们身上闪烁的小灯笼并不显眼,孩子们看不见。

孩子们看到萤火虫背负的小灯笼,总会着迷,他们读过“囊萤夜读”的故事,也学着古人的样子,去捉萤火虫,没有白绢布,就把空墨水瓶洗干净,两只小手轻轻合拢,拈来一只,小心地放进瓶里,虫子落在瓶底,扑腾着,可瓶底太光滑,纤细的小手怎么也使不上劲,无法

魏振强

萤火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

萤火</